

《诗漫注》

寓言

只见那城门里，摇摇摆摆，走出两个少年道士来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，但见他——

头戴星冠，身披锦绣。

头戴星冠光耀耀，身披锦绣彩霞飘。

脚踏云头履，腰系熟丝绦。

面如满月多聪俊，形似瑶天仙客娇。

话说孙大圣，因为估计唐僧可能会出现唠叨，与因此导致的面子上挂不住，就变了一个游方道士，敲敲打打、咕咕嚷嚷的，迎着两个出城的小道士去打探消息去了。孙道士说要打听这里的好心人家、好登门去讨斋去。没想到，这两个小道士，热情非常，一副慷慨好客模样，

并且说话，满满的带着醉醺醺酒气。听闻孙道士说完，本地道士呆滞了一秒，然后脸上绽放出一朵笑容，眼睛一斜，盯住了孙道士：“你这先生，怎么说这等败兴的话？”

孙道士一下子给问得怔住了，对这话左猜右猜，猜不出名堂。只好认输：“何为败兴？”

本土道士似乎仍在醉意和得意中沉浸，或者是深度的酒精中毒、反应迟钝，嘴巴不能跟着脑筋走。于是嘴巴就继续卖他的关子：“你要化些斋吃，却不是败兴？”

这话说得，听上去明明是给出了答案，却又真的没有答案。就像递给了孙道士一只桃子，咬了一口，发现桃子里还藏着半只虫子一样，让孙道士不知道是吐出来好，还是咽下去合适。

可是现在孙道士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不完成任务怎么行呀。于是就接着再咬一口吧：“出家人以乞化为由，却不化斋吃，怎生有钱买？”

充分满足了被人乞求和哀求的虚荣心之后，道士的神经也终于能控制上嘴巴了。嘴巴就开始吐噜吐噜的道出，这里叫做车迟国，崇敬道教是当地的“车迟 Style”。

“车迟 Style”总结起来，就是夸张、浮华、看上去很洋气、很阔气，其实土得掉渣、傻得冒泡。

自打孙悟空受了菩萨的几次教诲，孙悟空说话不再像当初那样直不楞登的直来直去了。不是他说的话有问题，是他面对的对像和他的话语之间有问题，存在鸿沟。现在的孙悟空，说话可有水平了，你看他面对两个道士公务员套话是如何说的。

孙悟空想要去看看那三个能呼风唤雨的老道究竟何等模样，就扯借口说来寻亲，而要寻的亲正好也是和尚。你看悟空怎么说，行者道：“我有一个叔父，自幼出家、

削发为僧。向日年程饥馑，也来外面求乞。这几年不见回家，我念祖上之恩，特来顺便寻访。想必是羈迟在此等地方，不能脱身，未可知也。我怎的寻着他，见一面，才可与你进城。”

您看出来孙悟空这话里面，说得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吗？从表面的意思呢，自然是寻找一个号称是他叔父的家伙，悟空的话，从常人层面上讲活灵活现，合情合理，可是从常人层面上讲，也是假的。不是吗？他哪里来的叔父呢，一个连爹娘都没有的猴子，不可能有叔父对不对？

可是，如果孙悟空扯慌骗人，那就不对了呦，尤其是他是出家人了，更不能扯慌了呀。况且，孙哥哥本来就不是喜欢绕弯弯兜圈圈的性格，让他扯慌实在是难为人了。那么，他没有叔父，他现在为了取经，为了保护唐僧，居然扯慌了。你说说，这事情怎么评判呢？是不是情有可原哩？扯慌了，违反原则。不扯慌，无法达到目的，有了原则也没用了。

只是，如果孙悟空说的话，不是扯慌呢？是呀，当然了，孙悟空哪里有那么笨哩。不直说实话，不等于说就一定要撒谎的呀。其实，孙悟空真的没有撒谎，他说的事情都是真的。

他的叔父，当然就是唐僧啦，师父和叔父是同辈，师父又不是亲爹，自然可以称作叔父，一点没错的。自幼出家、削发为僧，完全符合唐僧的实际情况。向日年程饥谨，也来外面求乞。是说三藏在大唐学不到真经、心灵饥谨，来西方乞食求经呗。这几年不见回家，说唐僧是勤苦修行却又不入门道，早过了三年的期限、早到了五年的底限，还不能到达西天圣境。我念祖上之恩，特来顺便寻访。祖上是如来佛菩萨他们。特来顺便寻访，意思就是来你们这里打探消息，为何我叔父车迟至此。

想必是羈迟在此等地方，不能脱身，未可知也。我怎的寻着他，见一面，才可与你进城。孙悟空知道唐僧肯定是修行羈迟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了，所以才不能脱身，他的幻身与幻神都在这里，孙悟空要寻着了，让唐僧自己亲见、亲除。

您看看，孙悟空现在说话水平这高明，是不是让你想到了当初菩萨化作村妇见唐僧说话的水平了？人世间，只是一个层面，本来么，这里就是无数层面的投影面，纵横交错、光怪陆离的人世，是一个无数投影交织的平面，这平面上人类的话语，行为，都可能有无数层生灵在操作、在感应。而菩萨、悟空，这种说话风格，是不是很类似寓言？

菩萨寓言的魅力在哪里？就是他把人世间的事情与道理，把这一个人层次面上的平面的事物，根据宇宙分层的结构，以及层层之间交互运作的原理，把平面事物给重新构建成本就立体的真面目。

然后再用人类的平面语言，压制成人们能理解的平面故事。修行人观象、意象，都是这样的呀，从平面中，窥见其立体的结构和渊源，一叶知林，一叶知天下，掌握的是一种全息信息化的技术。全息技术是很奇妙，

人心人身的结构，就是一个全息体。为什么会有全息现象，那还不是一个小小的个体中，真的就包含着世界的

一切。修行人，并非去观察这个个体中的一切，而是用另外一种方法，那种立体思维的方法，沿着这个小小个体与更大个体更高境界层面的脉络，一层一层的或顺流而往，或逆流而上。

中国人，原本的思维结构就是立体的，中国文字，一直都是立体的。人世间的宗教，属于人类，教化人心是它的基本功用。可是，宗教却不属于神仙，你看这车迟国佛道之争、你死我活，天上的道家佛家神仙们、照样和和煦煦一家亲，其乐融融，该怎么合作还怎么合作，人家才不会互相贬低、互相排斥呢。原因很简单，你们人类搞个宗教，虽然打着我的旗号，但是我未必就承认你呀，你必须符合我弟子的条件和规格，我才认你，否则你天天磕头烧香，别说整夜的忏悔，就是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念经忏悔，也不关我事，才懒得理你呢。

说来奇怪，这两个小道士，对灰头土脸的孙道士，的确是够份儿的，不但一见如故、和盘托出，还慷慨的允许孙悟空认了和尚奴工的亲并且放走。

更奇怪的是，孙悟空对这两个小道士一点也没有感激之心，他提出要把五百个黑窑工全部带走，也不考虑两个可怜道童压根儿就没这么大权力。更过份的是，还大棍子一挥就把两个小道士给打死了，“打得头破血流身倒地，皮开颈折脑浆倾！”

那两个道士说得也在理嘛：“那些和尚，乃国王御赐，若放一二名，还要在师父处递了病状，然后补个死状，才了得哩。怎么说都放了！此理不通！不通！且不要说我家没人使唤，就是朝廷也要怪。他那里长要差官查勘，或时御驾也亲来点札，怎么敢放？”这帮和尚做奴，是车迟国的国策、有皇帝钦点，有法律政策支持，有群众热烈拥护。尤其厉害的是，还有三个总设计师坐镇哩。所以说，你不觉得吗？孙悟空粗暴干涉车迟国的内政，还打死了车迟国两个小公务员。

实际上，从小说中，无论如何描写这两个小道士的热情，里面都渗透这不对劲儿的味道。这里妖道和它们的徒弟

们，太喜欢以派别来做阶级划分了，奉行非我族类斩尽杀绝的群体灭绝法西斯精神。恨得有多极端，爱得有多极端，对待敌人有像冬天般的残酷无情，对同志有像夏天般的虚假热情。这不，你看他们上上下下，认定了只要是修道的，就是我一家的，以衣冠取人。

所以，小道士的热情中，有人情，也有血腥味。当然这个国家现状也不是两个小道士造成的，罪不当死呀。是的，这个罪不当死，可是他俩，似乎并非真正的道童，从小说描述，从他俩说的话里面，就能看出端倪。

……“噫，不知我贫道可有星星缘法，得见那老师父一面哩？”道士笑曰：“你要见我师父，有何难处！我两个是他靠胸贴肉的徒弟，我师父却又好道爱贤，只听见说个‘道’字，就也接出大门。若是我两个引进你，乃吹灰之力。”

血腥气息弥漫之下，小道士的夸耀中，又隐隐的藏着鱼腥气息，鱼腥气血腥气，还混杂着无处不在的土腥气。

(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)